墉城集仙錄/卷01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墉城集仙錄

全書始

卷一

下一卷▶

聖母元君

聖母元君者，乃洞陰玄和之氣凝化成人，亦號玄妙玉女，為上帝之師。太上老君先天毓神歷劫行化，應接隱顯不可稱論，其欲示生於人間，表物之有始也，故散形分神，寄胞於元君焉，而更生也。昔於渺莽之劫，常寄誕於天崗靈鏡之山。洎商十八王陽甲八年庚申之歲，老君乘日精、駕九龍氤氳漸小如九色彈丸自天而下，托孕於元君之胎，元君時在楚國苦縣瀨鄉曲仁裏渦泉之濱晝日假寐，遂感日象如流星之光徑入口中，因而有娠。凡八十一年所居之室，常有異香之氣，日月之光，仿佛神明以衛其體，容狀麗逸，曾不衰怠。至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之歲二月十五日，元君因攀李樹而生誕於左脅，時有九龍自地湧出，騰躍空中，吐水而浴，老君焉龍出之處，因成九井，至今存焉，即亳州太清宮九井是也。老君既生，能行九步，步生蓮花，以乘其足，日月揚輝，萬靈侍衛，即指李樹曰：「此余姓也。」遂為李氏，時人亦因號元君為李母焉。既行九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世間之若，何足樂聞。」三日之中，身有九變，身長九尺，綠眉素髮，日角月玄，鼻有雙柱，耳有三門，美眉方口，蹈五把十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周備其身。元君以其生而白首，故號老子，或雲自說九名，又雲有三十六號七十二名。《玄妙內篇》雲：「老君之生也，天地萬神來集其庭，日童散暉，月妃擲華，七元曜景，三素充庭，萬卉揚芬，陸壤生蓮，神童玄女翼其左右，靈音虛奏，天樂

駭空是也。」老君於是景侍元君，幽闡妙道，將欲廣化萬有大弘正真也。元君乘暇謂老君曰：「吾觀於身，皆六家之物，權借用耳，何謂六家？甲寅木神為骨，甲申金神為齒，爪甲戊土神為肌肉，甲辰風神為氣息，甲午火神為溫暖，甲子水神為潤澤，又木神為肝，火神為心，土神為脾，金神為肺，水神為腎，風神為膽，六家共成人身，故有五臟六腑九宮十二室、四肢五體、三瞧九竅、百八十關機、三百六十骨節，各隨而居之，故能動作、視息、飲食、語言、別好惡、知是非也。一家不和，即為病矣。人生各有歲月日時，隨其所屬星宿以定其貧富貴賤、生命長短焉。然六家之物，有合則有散，有生則有死，有成則有敗，有盛則有衰，此物之常數也。身有應敗之患，神有應散之期，命有必盡之勢，甚可畏也。夫神在則為人，神去則為屍，豈不痛哉！蓋由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無聽；五味亂口，使口厲爽；取舍亂心，使心飛揚，嗜欲無厭，使神流散；憎愛不泯，使心勞煩；不疾去之，則誌氣日耗，壽命日滅，可不戒哉！五色者，陷目之錐也；五音者，塞耳之錘也；五味者，截舌之斧也；眾貨者，焚身之火也；此數者，殃禍之宮，患害之室也。」元君曰：「夫重長生者，始於一身，次及家鄉，至於天下。為子盡孝，為臣盡忠，為上盡愛，為下盡順，色味調和與道合真也。若止一身，獨願長生久住，無為逃避，上下不營，忠孝不存，兼濟偏善，乖道自是，失德縱能，棄吾我之歡，忘色味之適，同枯木死灰，復何足貴！夫修道者，在適而無累，和而常通，永劫無窮，濟度一切，此之長生，乃可為重。長生難得，由忠孝仁義，忠孝仁義立者，功及於物，生自可延，無此德者，獨守山林，木石為偶，徒喪一生，後方墮苦，先罪未釋，今又無功，遂失人道，生處邊夷，或生飛沈，群醜異類，永與道隔，深可悲乎！若能以之習善，生樂常存。運之涉惡，死苦無極。上士積善，永久長生，號為真人。天地有壞，真人無毀，超出三界，逍遙上清，因以一惡至於萬惡，以垂戒焉。凡人有一千惡者，後代妖逆；二千惡者，身為奴仆；三千惡者，六疾孤窮；四千惡者，疫病流徒；五千惡者，為五獄鬼；六千惡者，為二十八獄囚；七千惡者為諸方地獄徒；八千惡者，墮寒冰獄。」九千惡者，入邊底獄；一萬惡者，墮薜荔獄。萬惡之基，起於三業。一一相生，以至於萬惡。墮薜荔獄者，永無原期，渺渺終天，無由濟拔，得不痛哉！夫人覺有一惡，急宜改而不犯者，去道近矣。若為魔邪所幹者，當洗心責己，悔過自修，即可反惡為善矣。人有一善，則心定神安；有十善，則氣力強壯；有百善，則寶瑞降之；有千善，則後代神真；有二千善，則為聖真仙將吏；有三千善，則為聖真仙曹掾；有四千善，則為天下師聖真仙主統；有五千善，則為聖真仙魁師；有六千善，則為聖真仙卿大夫；有七千善，則為聖真仙公王；有八千善，則為聖真仙皇帝；有九千善，則為元始五帝君；有一萬善，則為太上玉皇帝。元君曰：「萬善之基，亦在三業，十善相生，至於萬善，行善益算，行惡奪算，賞善罰惡，各有職司，報應之理，毫分無失。長生之本，惟善為基也，戒之勉之。」元君曰：「人生天地之中，有清有濁，有剛有柔。因而修之各成其性。夫氣清者

聰明賢達，氣濁者兇虐愚癡，氣剛者高嚴壯烈，氣柔者慈仁淳篤，所以木性強直，土性仁和，水性謙退，火性猛烈，金性嚴脆，各隨所受，以定其性。明者返伏其性，以延其命，愚者恣縱其欲，以傷其性。夫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勤而煉之，所以營生以養其性，守神以養其命，則離苦升樂福祚無窮矣。且人之生也，皆由於神，神鎮則生，神斷則死，所以積氣為精，積精為神，積神則長生矣。元君曰：「世人唯知豐肴以甘其口，不知美食之傷命也；只知爵祿以榮其身，不知爵祿奢麗之傷己也，是故修學之人，煉身於九丹，解結於五神，引氣於本生，滅根於三關，九煉十變，百節開明，斷滅胞結，乃知本真矣，既知本真，則成上仙也。夫仙者，心學心識則成仙；道者，內求內密則道來；真者，修寂洞靜則合真；神者，須感積感則靈通。常能守一，去仙近矣。若心競神勞，體煩不專，動靜喪精，耳目廣明者，徒積稔索道，道愈違也。人不修道，如幻化耳，但寄寓天地間少許時也。人若能攝氣營神，苦辛註真，將久得道，道成則與天地共寄於太無中矣。又能洞虛體無，則與太無共寄於寂寂中矣。能洞寂寂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與道冥然矣。」元君曰：「道者，虛通之至真也；術者，變化之玄伎也。道之無形，用術以濟人，人之有靈，因修而契道，人能學之，則變化自然矣。道之要者，在深簡而易矣；功術之秘者，唯符藥與氣也。符者，三光之靈，文天之真信也；藥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粹萬物之靈爽也。此三者，致道之要機，求仙之所寶也。人能兼之，可以常存，度人無量矣。」元君曰：「道以何達，弘之在人。夫藥能煉形，符能致神，神歸則心通，形堅則氣固，神全氣固形復堅者，命可全也。命全然後化氣變精，洞入無形，飛行虛空，存亡自然，乃能長久長存也。人之得道，雖大劫之交，天地崩淪，而災不能及，符藥之功，以致斯矣。」元君曰：「寶章變化之功，還丹金液之術，昔有七十二篇，今則九篇矣。凡三卷，卷有三篇，其中卷三篇，正丹經也，一曰玄白，二曰金精，三曰飛符，四曰金華，五曰三五，此謂之五符也。一曰白雪，二曰雄雌，三曰白華，四曰金液，五曰丹華，六曰五色，七曰泥貢，八曰金精，九曰九鼎，皆名九轉還丹，得一丹者，可以長生，不必盡須作也。神丹之道，三化五轉，至九而止，若草木之藥，埋之則腐，煮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金丹之道，即反於此，燒之愈精，冶之愈妙，故能令人長生，因使老君煉丹，以示世人修道之本。今亳州丹井存焉。」元君曰：「九丹雖同，得之者系其行業也。上士服之升為仙官，中士服之棲集昆侖，下士服之長生人間矣。」元君曰：「九丹金液，同為升天之道，服九丹者為仙官，雲龍來迎其身。服金液者，身生金色，立可升天，然在立功積行，神丹自至。無功行者，仙不可希也。吾昔於元始天君傳千二百訣塵沙之劫，授度者多。昔傳至真大仙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下及玄女黃帝，皆得道矣。道不虛行，必授其人。若耽樂嗜欲，留滯聲色，懷是非之心者，如墜石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也。然此道高妙，秘於九玄，瓊臺雲笈，萬年一傳，有玄籙玉名者，得見篇目，自無宿命。骨分形苦之人，

不得聞矣。」於是元君言畢，雲輿羽蓋，仙官衛從，森然而集，即乘八景之輿，白日升天。老君乘白鹿自檜樹之上。從衛仙駕還歸太清，今有鹿跡在檜樹之上。或雲元君之位至尊至大，統制天地，調和陰陽，役使風雨，進退五星，斟酌寒暑，秉握乾坤，三界眾仙皆仰隸焉。人之生死，世之盛衰，鹹由之矣，所以為老君之聖母者，示天地萬物必有稟生之由，師資之本，爾因敕太一元君述還丹金液之要，以傳於人世者焉。

金母元君

金母元君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靈九光龜臺金母，一號曰西王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為，將欲啟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生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於神洲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陰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皆挺質大無毓神玄奧於西方，渺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而養育天地，陶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為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鹹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昆侖玄圃，閬風之苑，有金城千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堅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彩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靈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踏映，羽旆蔭庭，軒砌之下，殖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瑯然皆奏八會之音也。神洲在昆侖之東南，故《爾雅》雲：「西王母，蓬下是矣。」又雲：「王母髻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萬天之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映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所授度，鹹所關與也。昔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化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眾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為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鬥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翦神農之後，誅榆罔於版泉，而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晚年復授帝以清靜無為正真之道，其辭曰：「飲啄不止身不輕，思慮不止神不清，聲色不止心不寧，心不寧則神不靈，神不靈則道不成。其要妙也，不在瞻星禮鬥，苦己勞形，貴在湛然方寸無所營營，神仙之道，乃可長生。」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

又授益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授舜皇琯，吹之以和八風。周昭王二十五年，歲在乙卯，老君與真人尹喜遊觀八弦之外，西遊龜臺，為西王母說《常清靜經》，故太極左宮仙公葛玄序曰：「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逮至穆王，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　　，主車則造父為禦，　　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逾輪，左驂盜驪而右　　柏夭，主車參百為禦，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而至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潼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道，宿於昆侖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予一人不盈於德，後世其追數吾過乎？」又雲王持白圭重錦，以為王母壽，歌白雲之謠，刻石紀跡於弇山之上而還。世之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然其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覲奉元始天尊耳。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沖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漢孝武皇帝劉徹好長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嶽，築尋真之臺，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墉城玉女王子登來語帝曰：「聞子欲輕四海之祿，迄萬乘之貴，以求長生真道乎，勤哉！七月七日，吾當暫來也。」帝問東方朔，審其神應，乃清齋百日，焚香宮中。夜二唱之後，白雲起於西南，郁郁而至，徑趣宮庭，漸近則雲霞九色，簫鼓震空，龍鳳人馬之眾，乘麟駕鹿之衛，科車天馬，霓旗羽幢，千乘萬騎，光耀宮闕，天仙從官森羅億眾，皆長丈余，既至，從官不知所在。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麟，帶天真之策，佩金剛靈璽，黃錦之服，文彩明鮮，金光奕奕，腰分景之劍，結飛雲大綬，頭上大華髻，戴太真晨纓之冠，躡方瓊鳳文之履，可年二十許，天姿晻藹，靈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扶侍二女登床，東向而坐，帝拜跪，問寒溫，立侍良久，呼帝使坐，設以天廚，芳華百果，紫芝萎蕤，紛若瑱螺，精珍異常，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盤盛七枚，大如包　　〈音保〉子，四以與帝，母自食其三。帝食桃，輒收其核，母問何為，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土地薄，種之不生，如何？」於是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球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玉，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淩華拊吾陵之石，範成君扣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玄靈之曲，眾聲激朗，靈音駭空。歌畢，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賤榮樂，卑宮室，耽虛味道，自復佳爾，然汝情恣體欲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其性者，裂身之車也；

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響對。奢者，心懶。積欲則神隕，聚淫則命斷，以子蕞爾之身，而宅滅形之賊，盈尺之材，乃攻之者，百刃欲以此解脫三屍全身永久難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鷃願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哉！若能蕩此眾亂，撥穢易意，保神氣於絳府，閉淫宮而不開，靜奢侈於寂室，愛眾生而不危，守慈務施，煉氣惜精，有若斯之事，豈無仿佛耶？若不爾者，譬猶抱石而濟長河耳。」帝跪受王母之戒曰：「徹不才，沈淪流俗，承禪先業，遂羈世累刑，政乖謬罪積丘山，今日之後，請事斯語矣。」王母曰：「夫養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怠也。我師元始天王昔於嚴霄之臺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先外其身取諸身，堅守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醴灌沈珍，溉長清精入天門，金室宛轉在中關，青白分明適泥丸，養液閉精具身神，三宮備衛存絳宮，黃庭戊己無流源，徹通五臟十二綸，吐納六府魂魄欣，卻此百疾辟熱寒，保精留命永長存。』此所謂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凡人為之皆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但不得飛空騰虛而已。汝能為之，足可度世也。夫學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靈藥、上帝奇物、地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仙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中仙之所寶。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後天而逝，乃天真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玄洲飛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余糧、積石瓊田、太虛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雲童飛幹，有得服之，白日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聞。其下藥有松柏之膏、山姜、沈精、菊花、澤泄、枸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靈飛、赤板、桃膠、木英、升麻續斷、葳蕤黃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數有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澤，還返童顏，役使群鬼，得為地仙。求道之者要先憑此階，漸而能致遠勝也。若能呼吸禦精，保固神氣，精不脫則永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之勞，取之於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為上品之道，自然之要也。且夫人之一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存則生，氣去則死。萬物草木亦皆如之。身以道為本，豈可不養神固氣以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不復，子其寶焉。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詞也。」即敕玉女李慶孫書出之以付於帝：「汝善修之焉。」王母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宮，良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廚，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雲：「此書天上四萬劫一傳，若在人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靈賓開雲錦之囊，取一冊以授帝，王母執書起立，手以付帝王，母咒曰：「天高地卑，五嶽鎮形，元津激氣，大澤玄精，天回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節信，由茲通靈，泄墜滅府，寶歸長齡，徹其慎之，敢告劉生。」祝畢，帝拜受王母曰：「夫始學道受符者，宜別祭川嶽諸真靈，潔齋而佩之焉。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

之所有，董仲君、李少君可授之爾。況為帝王，可勤祭川嶽以安國家，投簡真靈以祐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人命車言去，從官玄集，將欲登天，因笑指方朔曰：「此我鄰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矣。昔為太上仙官，因沈湎玉酒，失部禦之和，謫佐於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後武帝不能用王母之戒，為酒色惑，殺伐不休，征遼東，擊朝鮮，通西南夷，築臺榭，興土木，海內愁怨，自此失道，幸回中臨東海三祠，王母不復降焉。所受之書，置於柏梁臺上，為天火所焚。李少君解形而去，東方朔飛翥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於五柞宮，葬於茂陵。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余卷，盛以金箱，一旦出於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驗茂陵，宛然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此亦得托形屍解之驗也。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山，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茅盈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冷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章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宮禦史管修條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食芝佩璽服衣正冠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位為真卿，食金闕玉芝者位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為司祿，食長曜雙飛者位為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禦史之任。子盡食之矣，壽齊天地，位居司命，上真東嶽上卿，統吳越之神仙，總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太帝之命，賜盈紫玉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事畢俱去。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為盈設天廚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固以衷事訖，西王母升天而去。其後紫虛元君王華存夫人清齋於陽洛之山隱元之臺，西王母與金闕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禮珠、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喬等三十余真，各歌太極陽歌陰歌之曲，王母為之歌曰：「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旗攝朱兵。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大冥。南嶽挺真幹，玉映輝穎精。有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王母歌畢，三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虛王君、及攜南嶽魏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臺、霍山，過句曲之金壇，宴太元茅真人於華陽洞天，留華存於霍山洞宮玉宇之下，眾真皆從王母升還龜臺矣。太真金母師匠萬品校領群真聖位尊高總錄幽顯，至若邊洞玄躬朝而受道，謝自然景侍而登仙，故洞玄及自然傳謂為金母師，即王母也。玄經所證事跡蓋多，此未備錄矣。